

认知语言学研究在汉语语法教学上的应用价值

古川裕*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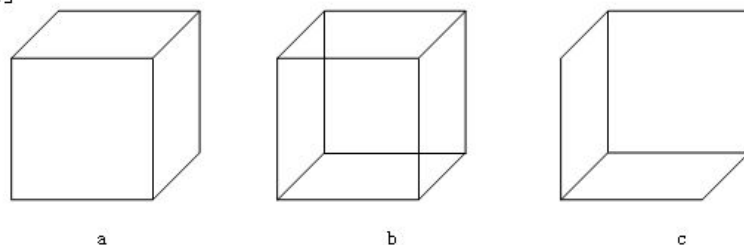
1. 人的认知特点以及凹凸转换原则
2. 外界事件event和语言形式form的互动关系
3. 总结

1. 人的认知特点以及凹凸转换原则

1.1 朱德熙先生曾经在1962年发表的文章《句法结构》里举过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图解：

当我们说“咬死了猎人的狗”的时候，如果没有上下文或语言环境的暗示，听话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有人理解为（A：咬死了／猎人的狗），有人理解为（B：咬死了猎人的／狗）。这跟我们观察下面三个立方体图研时所发生的情况极为类似：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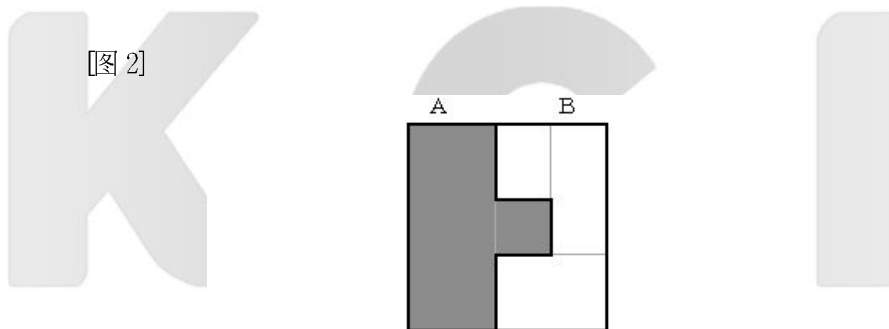


* 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中国·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当作平面上的一组线条来看，a, b, c, 三个图形都不一样。当作平面上面的立方体来看，a和c不一样，可是b有时象a，有时象c。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b看成和a一样，或和c一样。不过“b象a”和“b象c”是不相容的，即互相排斥的，我们不能同时把b看成又象a，又象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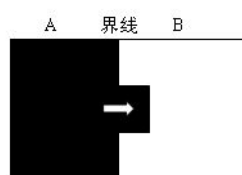
朱先生这段话显然是为了分析像“咬死了猎人的狗”那样的歧义结构的语义分化而说的，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图解还可以用来解释更多更有意思的语法现象。

1. 2 接着我们看一下如下一个意象图式 (image schema) :



上面这个图式既可以表示凸型同时也可以表示凹型。这个道理很简单：当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左边A面相对大的时候，这个图式就可以解释为表示凸型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A面成为较显眼的前景 (foreground)，而B面却成为它的背景 (background) 了；换言之，A面受到了认知反应上的前景化，而B面收到了认知反应上的背景化。与此相反，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放在右边B面的时候，这个图式又可以解释为表示凹型的画面了。这时，我们又可以说B面成了这个图式中的前景，A面成了它的背景了。在这个图式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凹和凸这两个汉字确实是一对很典型的象形字，它们的字形直截了当地表示它们分别所代表的概念。象形字可以看做是汉语这个语言所特有的像似性 (iconicity) 的具体表现之一。

[图 3]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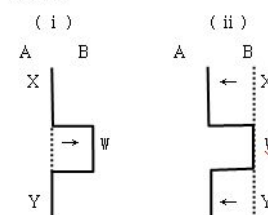


图4] (i) 和 (ii) 原来是描写同样一个图像的。在这个图像里, W既可以看做是在X-Y线上凸出来的部分, 也可以看做是在X-Y线上凹下去的部分。这说明, 根据我们观察点的不同选择, 我们对这个 [图 3] 完全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i) W是从A的领域里凸出来的, 换言之, W自己从原来的界线往右移动以后达到的〈终点〉。

(ii) W是在B的领域里凹下来的, 换言之, W是X和Y从原来的位置往左移动以后遗留下来的痕迹, 也就是说, 表示〈起点〉。

[图 5]



(引自 <http://www.brl.ntt.co.jp/IllusionForum/basics/art/rubbin.html>)

我们用上面几个图式要说明的一点就是: 当我们面对客观上完全一样的同一个图

式的时候, 根据我们主观性选择的视觉观点(视点view point)的不同, 就可以有两个相反的认知反应,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凹凸转换原则”的用意。在这里, 凸字代表凸显(salient)的前景, 即图形(figure); 凹字代表背景(ground)。说到这里, 大家都会联想到心理学方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歧义画儿“Rubin's vase”。这本身就是一个图画, 然而人们面对它所能得到的认识和感知, 也就是认知反应并不是固定的而完全可以转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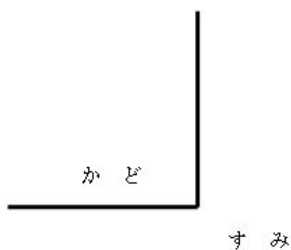
1.3 为了简单地了解一下视觉转换对语言表达上所引起的具体反应, 我们不妨可以先看一下英语和日语的几个例子。比如说, 英语指“土地”的说法有两个, 一个是ground, 另一个是land。这两个词有何不同? 这里有视觉观点的不同: ground是对着天空说的土地, 也就是“地面”的意思, 这里含有纵向的对立; land是对着大海说的土地, 也就是“陆地”的意思, 这里含有横向的对立。同样一个土地, 根据“纵横”两个视觉选择的不同, 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说法。同样, 说陆地和水面的分界线的时候, 英语也有一对对立的说法, 一个是shore, 另一个是coast。说shore的时候, 人们意识到这是从水或海的角度看的分界线; 说coast的时候, 人们也可以意识到这是站在陆地的角度往海里看的分界线。比如, 美国的东海岸地区叫做East Coast 而不说 *East Shore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就是根据“内外”两个不同的视觉选择的结果。¹⁾

另外, 日语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们用日语说“角落·拐角(corner)”的时候, 有两个说法: 一个叫“すみ”, 还有一个叫“かど”。“すみ”和“かど”这两个词虽然代表不同的对象, 但是我们又可以说它们表示同样的一个概念。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里也有视点选择的不同起作用: 我们从角落的内部观察拐角的时候, 就说“すみ”, 因此用日语说“钻牛角尖”这类比喻的时候就说“重箱のすみをつづ”。相反, 我们的视点不在内部而在拐角外部的时候, 日语就说“かど”, 比如说不小心把腿碰到桌子的角儿碰伤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机の(桌子的)かど”, 而不能说“机の(桌子的)すみ”。正因为如此, 我们发现某一个东西在抽屉的角落里的的时候, 应该说有一个东西在抽屉的“すみ”; 提醒别人不要在抽屉的角儿碰伤的时候, 应该说要小心

1) 参看C.J.Fillmore,1982, Frame Semantics (詹卫东译, 《框架语义学》,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第27集, 2003年, 商务印书馆。)

抽屉的“かど”。原来“すみ”和“かど”这两个词就是这样分工的，其实它们所描写的客观事物还是一样的概念，就是一个“角”而已。

[图 6]



1.4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人们这样的认知特点不仅仅是经验层面上特有的现象，同时也有跟它相对应的语言表达上的反映，换言之，人们的认知特点和语言表达的形式特点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在外界存在的事物或在外界发生的事件 (event) 和描写这些事物或事件的语言形式 (form)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好可以比做 1.1 节 [图 1] b 那样的一个情形。关于这个对应关系，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观察和证实：一个情形是一个语言形式对应两个相反的事物或事件；另一个情形是一个事物或事件对应两个相反的语言形式。刚才我们在 1.3 节里看到的英语和日语的例子都是第二种情形，就是一个外界事物对应两个不同的语言形式。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两个语言形式并不是随意而没有规则地对应一个事物的。人们根据不同的认知角度去选择这两个语言形式之间的一个形式。至于汉语的具体例子，我们将在第 2 节里再进行进一步的个案研究。

那么，关于第二种情形，也就是说一个语言形式对应两个相反的事物或事件，都有哪些例子呢？说到这儿，我们就会想起来，吕叔相先生曾经有一篇文章叫做《语言里的不对称现象》，文章虽短，内容可是特别有意思。大家都知道，方位词“前”和“后”是一对反义词，比如“前因后果”、“前怕狼，后怕虎”和“前言不搭后语”等等说法都是“前后”对称用的。可是吕先生指出“前”和“后”并不是对称的，只有“前”字既可以指过

去也可以指未来，而“后”字只能指未来而不能指过去。例如：

“前”指过去 (←)：前天、前年、前人、前辈、前事不忘、前车之鉴

“前”指未来 (→)：前程远大、前途无量、前景光明

“后”指未来 (→)：后天、后年、后人、后辈、后顾茫茫、后患无穷

正如吕先生所指出过的那样，“前”和“后”确实不是简单对称的反义关系。不过，今天在我们看来，使人感到更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前”字既可以表示过去又可以表示未来呢？过去和未来是很典型的反义对立的观念。那么在汉语里这两个相反的概念为什么可以在一个语言形式上并存呢？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逻辑上的矛盾？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语言形式和外界事件的第一种关系：一个语言形式“前”字对应“过去”和“未来”这两个相反的时间概念。我们认为这个有趣的语言现象恰恰就是凹凸转换现象的一个具体表现。我们都知道在人的观念里时间是一个流动体，与此同时人也是可以自己移动的对象。那么时间和人这两个可移动的东西发生相对位置变化的时候，我们就有两个视点可以选择了。一个视点是把时间看做是流动的东西，这时候人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观察时间的流逝。这时，在人的面前先来的东西时间上自然是属于过去的，比如“前人”和“前辈”都是年老的长者。“前夫”和“前妻”也都是过去的爱人，“前任部长”已经不是现在的部长了，是过去上任的老部长。此外还有“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等固定说法，“前车”就是先开过去的那辆车，自然是属于过去的，而“后车”就是后面要开过来的车，自然是属于未来的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一样的道理。与此相反，另一个视点是把时间看做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里我们就大胆地往前走，这时我们的前面就是一片充满希望的未来，如“前程万里、曙光在前”等。这就是“前”字所特有的凹凸转换现象。这样的凹凸转换现象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我们坐火车时的感觉经验。比如，我们坐在火车上，火车开得很快，我们看窗外风景的时候，有时分不清是火车飞快地往前跑呢，还是外面的风景飞快地往后飞走。话说得更大一点的话，当今活在21世纪的人们都知道“天动说”是不科学的

说法，应该是地球围绕太阳转的，不是“天动”而应该是“地动”。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照样把地球看做是静止的物体，说“十五的月亮升起来了”、“太阳落山了”等等。恐怕没有人以“地动说”的角度会说“地球往东转了180度”等。我们认为这些现象都不是什么错觉，而是人们面对外部客观世界的时候所采取的视觉观点的不同而引起的两种相反的主观反应。

2. 外界事件event和语言形式form的互动关系

2.1 “一个form两个event”

下面我们接着看一下“一个form两个event”，这指的是一个语言形式（包括词、词组、句式等不同层面的语言形式）可以描写凹凸相反的两个事件。我们已在上文1.4节里看到“前”字既可以表示过去也可以表示未来的情形，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好例子，即一个形式对应两个相反的事件。那么，除了这个方位词“前”字以外还有哪些类似的例子呢？至今为止，我们发现一系列的语言形式都有这样的凹凸转换关系，而且这些语言形式包含的不仅是词，也可以是词组，甚至还可以是一个句式等等不同层面的语言形式。

通过这个新的角度，我们可以观察到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联系的几个语言形式，在更深一层的平面上竟然有互相促动的动态联系²⁾。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在这儿要援用一对相反的概念：〈起点 (source)〉和〈终点 (goal)〉。下面我们看一下某一个语言形式里〈起点〉指向和〈终点〉指向的并存及其转换的现象，我们管这样的语法性质叫做“双指向性 (double orientation)”。

2) 笔者曾在北京进修时爱看电视，经常看到凤凰卫视台首席政治评论员阮次山先生在广告上说的名言：“许多看来不相关的事，其实都是相互有关联的”。我很同意阮先生这句话，相信这不仅仅是观察政治动态的奥妙，观察语言事实也可以借鉴这种精神。

2. 1. 1. “为”类词的双指向性表现³⁾

这里所谓的〈起点〉和〈终点〉，当然可以是非常具体的移动行为的〈始发点〉和〈到达点〉，同时也可以是通过隐喻 (metaphor) 机制而扩展的比较抽象的〈起点〉和〈终点〉。比如，某一个动作行为发生的〈原因〉可以看做是一个抽象化了的〈起点〉，所谓“起因”这个说法 (起点的“起”和原因的“因”) 支持这个看法。那么，某一个动作行为最后的“目的”也可以看做是一个抽象化了的“终点”，所谓“目的地”不外乎是移动行为的〈终点〉。这样大家都会同意〈原因〉和〈目的〉本来是一对相反的概念，〈原因〉在先，〈目的〉在后。

现代汉语“为”类词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既可以表示〈原因〉也可以表示〈目的〉。这里所说的“为”类词指的是以语素“为”字为核心所构成的一类词，具体的成分有“为、为了、因为、为着、为的是、为什么”等等；这些词的语法功能即词类上的分布比较广泛，有介词、连词还有疑问代词等。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问题，比如有人问你：“你最近为什么认真读Lakoff的书？”。要注意，这个问话里就有一个“为”类词“为什么”。这时你就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一个是说出你的〈目的〉来，如“为了更好的了解认知语言学。”这个答话里也有一个“为”类词“为了”。“为了更好的了解认知语言学，我最近认真读Lakoff的书。”还有一个可能的回答就是说出你的〈原因〉来，如“因为还不太了解认知语言学。”这个答话里也有一个“为”类词“因为”。这样一来，三个不同的“为”类词都齐全了：“为什么”、“为了”和“因为”。

- (1) Q: 你最近为什么认真读Lakoff的书? “为什么”: {目的} + {原因}
- A1: 为了更好的了解认知语言学。 “为了”: {目的} = 〈终点〉指向
- A2: 因为还不太了解认知语言学。 “因为”: {原因} = 〈起点〉指向

从语义表达的角度再来看一下这些“为”类词。A2“因为”分句表示的是问句“认真读Lakoff的书”的〈原因〉，即起因或〈起点〉，它的前提是到目前为止的情况，“因为

3) 关于“为”类词的双指向性，参看古川裕2000a。

(现在) 还不太了解认知语言学, 我最近认真读他的书”。A1“为了”分句表示的是问句“认真读Lakoff的书”的最终〈目的〉, 它的目标就是未来的情况, “为了(将来)更好地了解认知语言学, 我最近认真读他的书”。这样看来, 我们就可以知道问句Q既可以用来询问原因, 即“因为什么”, 也可以用来询问目的, 即“为了什么”。对此现象, 我们还可以这样解释: 疑问代词“为什么”通过凹凸转换的认知机制, 既可以问〈原因〉, 也可以问〈目的〉。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 在我们的认知领域里〈起点(原因)〉在先, 〈终点(目的)〉在后, 这是最自然的无标解释。因此我们可以按照这个自然顺序这样说, 如:

Q-1) “因为(现在)还不太了解认知语言学, 为了(将来)更好地了解它, 我最近认真读Lakoff的书。”

这一串话虽然有点罗唆, 可是还说得通。不过, 把这个自然顺序颠倒过来先说“为了”再说“因为”的话, 因为不符合我们的认知理解的自然顺序, 听起来也很别扭, 不好接受, 如:

Q-2)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认知语言学, 因为现在还不太了解它, 我最近认真读Lakoff的书。”

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人们认知方面自然的理解对句子联接所能起到的优先性作用。

关于“为”类词,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 那就是其他语言的情况。比如说, 英语的前置词“for”, 法语的前置词“pour”还有日语的后置词“ために”这些词都跟汉语的“为”类词一样, 既可以用来表示〈目的〉, 也可以用来表示〈原因〉。例如:

(3) 〈目的〉

汉语“为”：生为革命生，死为革命死。

日语“ために”：革命のために生き，革命のために死ぬ。

英语“for”：Life for the revolution, and die for the revolution.

法语“pour”：La vie pour la revolution, la mort pour la revolution.

(4) 〈原因〉

汉语“为”：美术馆为内部整修暂停开放。

日语“ために”：美術館は改装のために閉鎖中です。

英语“for”：The museum is closed for reparation.

法语“pour”：Le muse est ferme pour reparation.

人的认知机制是不管男女老少，也不管国籍的，因此像凹凸转换这样最基本的认知原则应该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上面两组例句（3）和（4）就是最好的证明。

2. 1. 2 “跟”字的双指向性表现⁴⁾

下面看一下“跟”字的问题。关于“跟”字历来已经有不少文章专门讨论它的词性，是动词还是介词，还是连词，还是别的什么词。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词类归属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以从语法化和范畴化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了。在我们看来，最有意思的问题还是“跟”字的语义指向。先看下面一组例子：

- 5-1: 把你的意见跟大家谈谈。 {对象TO} = 〈终点〉指向
- 5-2: 这本书你跟谁借的？ {来源FROM} = 〈起点〉指向
- 5-3: 小二黑跟小芹订婚了。 {伙伴WITH} = 〈起点〉和〈终点〉的融和状态
- 5-4: 您跟哪儿买的白菜？ {地点AT} = 〈起点〉和〈终点〉的中和状态

4) 关于“跟”字的双指向性，参看古川裕2000b。

例(5-1)里的“跟”字表示〈对象〉，是“对/向”大家谈谈的意思，〈对象〉自然是属于〈终点〉的范畴里。例(5-2)和上一句完全相反，它表示事物移动的〈来源〉，是“这本书你从谁那儿借的？”的意思，〈来源〉自然也是〈起点〉的范畴里。由此可见，“跟”字根据谓语动词的语义性质，既可以用来表示〈终点〉也可以表示〈起点〉。有意思的是“跟”字还可以表示〈终点〉和〈起点〉的融和状态和中和状态。融和状态的例子有(5-3)“小二黑跟小芹订婚了”，和“小二黑跟小芹都是山西人”这一类用法。“订婚”也好“结婚、离婚”也好，还有“下棋、打羽毛球、打架、吵架”等这些行为都是一个人完成不了，非要有一个伙伴不可，“跟”字带来该行为的伙伴。而且“小二黑跟小芹订婚了”这个句子成立的时候，“小二黑订婚了”一定包含“小芹也订婚了”，也就是说“跟”字两边儿的名词双方都有平等的地位。这种用法可以看做是〈起点〉和〈终点〉的融和状态。此外，北京话口语里经常可以听到用“跟”来表示“在”，例如(5-4)。“在”是表示事物存在或事件发生的〈地点〉，可以看做是〈终点〉和〈起点〉的中和以后维持平衡的状态。

2. 1. 3 “下、出”等位移动词的双指向性表现⁵⁾

具有双指向性的成分“为”类词和“跟”字都是虚词，也就是说语法化程度较高的那一类。其实，实词也有双指向性的表现，例如表示位置移动的动词“下”和“出”。比如说，最近中国有两个新兴的流行语“下海”和“下岗”。这两个说法光从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动词“下”后面带一个宾语“海”和“岗”，其实它们完全不一样。哪儿不一样？移动的方向不一样。具体地说，“下海”原来是“往海里下去”的意思，宾语“海”是“下”这个移动行为的〈终点〉。与此相反，“下岗”说的是“从工作岗位下来”的意思，这个宾语“岗（位）”偏偏表示“下”的〈起点〉。请看其他例子：

6-1: “下/出”+ 〈终点〉 宾语：下海、下狱、下乡、下馆子…；
出海、出场、出世、出洋…

5) 关于位移动词的双指向性和不对称性，参看古川裕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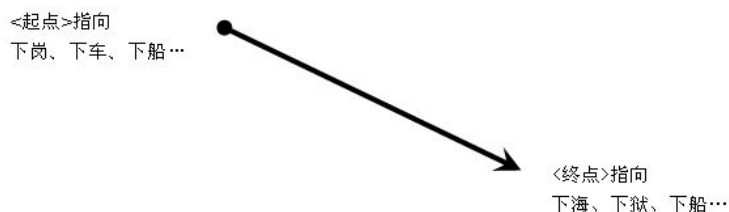
6-2: “下/出”+〈起点〉宾语: 下岗、下班、下船…;
出狱、出家、出院…

6-3: “下船”: 1. 从船上到岸上: “船”是〈起点〉宾语
2. (方言) 从岸上到船上, 登船: “船”是〈终点〉宾语

从这些例子,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位移动词“下”和“出”都有“双指向性”特点,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有几个例子分不清是〈起点〉指向的还是〈终点〉指向的。比如“下船”,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说, 一个意思是从船上到岸上的意思, 这跟“下车、下飞机”一样是〈起点〉指向的用法。还有一个意思正好相反, 从岸上到船上, 是“登船”的意思, 这时“船”是移动的〈终点〉了。“下操”(1. 指出操 2. 指收操《现代汉语词典》释) 和“下场”也都有类似的情形。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注意到, “下”和“出”的反义词“上”和“进”没有这样的双指向性。“上”和“进”都只有〈终点〉指向的功能, 而没有〈起点〉指向的功能, 例如“上车、上飞机、上班、上网、上北京”以及“进城、走进教室、住进新楼”等。这也算是吕叔相先生曾经说过的不对称现象的另外一个实例。

[图 7]



2. 1. 4. “叫、让”字句句式的双指向性表现⁶⁾

现在我们看一下几种句式的双指向性表现。首先是“叫/让”字句。请看例句:

6) 关于“叫/让”字句的双指向性及其共时研究, 参看江蓝生1999。

- 7-1: 李老师叫小张念课文。 {使动态causative voice} = 〈终点〉指向
 7-2: 李老师叫小偷偷了钱包。 {被动态passive voice} = 〈起点〉指向
 7-2: 李老大叫小偷偷(了)钱包。 {使动态} or {被动态} ?

例(7-1)是典型的兼语句，表示使役，是“李老师命令小张去念课文”的意思，此时小张对李老师来说是命令这个动作行为的对象，即〈终点〉。例(7-2)表示的不是使动义而是被动义，是“李老师被小偷偷了钱包”的意思，此时小偷是偷钱包这个动作行为的发出者，即〈起点〉了。原来〈使动态 (causative voice)〉和〈被动态 (passive voice)〉是一对相反的语态，动作行为的方向完全相反，但是，现代汉语“叫/让”字句既可以用来表示〈使动态〉也可以用来表示〈被动态〉，就是这个句式所特有的双指向性表现。

在这儿，我们不妨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7-2)句的主语名词不是“李老师”而是小偷的头头儿“李老大”的话，例(7-2)会不会有〈使役〉的意思？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暂不讨论，准备另文讨论。

2. 1. 5. 隐现句句式的双指向性表现⁷⁾

大家都知道汉语的隐现句句式是一个特殊的句式，比如施事名词不在谓语动词的前面当主语，而偏偏要跑到动词的后面去当宾语，例如下面例(8-1)和(8-2)。因为有这样的特殊性，对外汉语教学的领域里也很重视，其实日本学生掌握隐现句的语序并不难，因为日语里也有不少从古汉语来的词汇，这些日汉同形词的语序体现着隐现句的语序，比如“开花”“落叶”“停电”“发热”“来信”和“来客”等等。实际上让我们日本学生感到比较棘手的问题是要使隐现句句式完句的话，它的施事宾语一定要带上数量词定语修饰，否则该句就站不住脚，这是第一点。还有一点让我们感到相当费解的是，这个句式不仅可以表示〈出现〉，如例(8-1)；还可以表示〈消失〉，如例(8-2)；甚至有的句子分不清是表示〈出现〉的还是表示〈消失〉的，如例

7) 关于隐现句句式的双指向性，参看古川裕1997。

(8-3)。请看如下例句：

句式 N1处所 + V + 数量词 + N2。

8-1: 我们村里 来了 一个 年轻书记。 {出现APPEAR/COME TO} = N1处所代表〈终点〉

8-2: 我们村里 调走了 一个 老书记。 {消失DISAPPEAR/GO FROM} = N1处所代表〈起点〉

8-3: 家里 来了 一封信。 {方向不明 COME FROM or GO TO}

8-4: 桌上 有 (放着) 一台 电视机。 {存在BE 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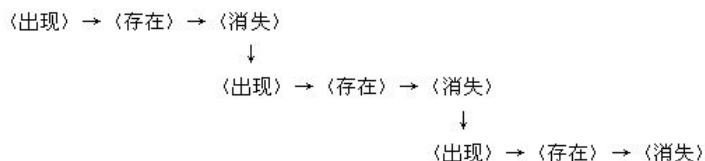
例(8-1)句首的主语名词N1“我们村里”是处所名词，这个处所名词代表着宾语名词N2所〈出现〉的地方，该句说的是“有一个年轻书记来到了我们村里(N2 COME TO N1)”的意思，这时N1代表N2所〈出现〉的〈终点〉。相反，例(8-2)里边句首的主语名词N2所说的是宾语名词N2所〈消失〉的〈起点〉，该句说的是“有一个老书记从我们村里调走 (N2 GO FROM N1)”的意思，这时N1却代表着N2所〈消失〉的〈起点〉。至于例(8-3)“家里来了一封信”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个是“从家里来了一封信”的意思，这时N1“家里”是来信的〈起点〉；还有一个解释是“到家里来了一封信”的意思，这时N2“家里”是来信的〈终点〉了。

“隐现句”这个名称，顾名思义，就是“隐退”的“隐”和“出现”的“现”，〈消失〉和〈出现〉的意思都包容在一个术语里，我认为这个名称起得很好，名副其实。我们认为，隐现句句式这样的双指向性表现也是完全可以通过凹凸转换原则来解释清楚的。

〈出现〉和〈消失〉表面看来好像是相反的事件，其实不然，两者好像是一枚硬币的表里两面一样表里相通的。比如说例(8-1)“我们村里来了一个年轻书记”的话，这个年轻书记在我们村里出现的时候肯定在前任的村里消失了。同样例(8-2)“我们村里调走了一个老书记”的话，这个老书记从我们村里消失的时候，一定会在新任的地方出现了。某一个事物在特定的处所〈出现〉的同时，肯定是在别的处所〈消失〉的。我们人的一生也一样，我们生下来的那一瞬间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出现〉，同时也是从妈妈怀里的〈消失〉。凡是人都在这个人世上存在了一定的时间以后总得要死去，可是当我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同时，我们的灵魂还会在阴间〈出现〉的，换言之，

从阳间的〈消失〉意味着到阴间的〈出现〉。这样外界所有的事物都要经过如下循环的过程，这就是凹凸转换的轮回现象：

[图 8]



这样看来，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有”字句（例8-4）也要采用跟隐现句一样的语序这个道理。

2. 1. 6. 双宾语句式的双指向性表现⁸⁾

用如上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话，我们又可以发现隐现句与双宾语句之间竟然有一条很重要的共性，两个不同的句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首先第一个共同点是，双宾语句的远宾语，也就是所谓的直接宾语，我们还是把它叫做N₂，这个远宾语N₂一定要戴上数量词定语，否则的话，整个句子就不太稳定，站不住脚。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隐现句句式里面的施事宾语N₂也有一样的句法限制。第二个共同点是，从语义指向的角度来看，双宾语句不但能够表达〈给予（GIVE）〉，例如(9-1)，还能表达〈夺取（TAKE）〉，例如(9-2)。我们认为这是汉语语法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大家都知道，英语也有双宾语句，句式是SVOO，跟汉语的语序是一样的，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英语的双宾语句只能表示〈给予〉而不能表示〈夺取〉。英汉两个语言之间这个区别很重要。汉语的双宾语句既可以表示〈给予〉也可以表示〈夺取〉，甚至有些句子我们分不清说的是〈给予〉义还是〈夺取〉义，例如(9-3)“我借（了）她一本词典”。“词典”是借出的还是借进的？没有适当的语言环境，我们好像不大容易判断到底是哪一种意思。⁹⁾这个情况跟隐现句例(8-3)的情况是平行的。同时，这个问题

8) 关于双宾语句式和隐现句句式的认知共性，参看古川裕1997和2001。

9) 关于予夺不明双宾语句的语义理解，参看卢建2003。

一方面是句式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动词“借”的问题。像“借”这样方向不明的动词还有“租、赊”等。有意思的是“shòu”这个动词，一个可能是“授 (GIVE)”，另一个可能是“受 (RECEIVE/TAKE)”。“买 (BUY)”和“卖 (SELL)”也可以算是这一类。例句如下：

句式 N0 +V+N1人+数量词+N2。

- | | |
|--------------------|-------------------------|
| 9-1: 我 送给她 一束 鲜花。 | {给予GIVE} = 近宾语N1人代表〈终点〉 |
| 9-2: 我 拿了 她 一支 铅笔。 | {夺取TAKE} = 近宾语N1人代表〈起点〉 |
| 9-3: 我 借 她 一本 词典。 | {予夺不分明 GIVE or TAKE} |

话说回来，我们再一次用凹凸转换原则来看一下表示〈给予〉和〈夺取〉的典型性例子。先看表示〈给予〉的例子(9-1)“我送给她一束鲜花”。这个句子所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客观事件 (event)：有一束鲜花 (可以是事物本身，也可以是鲜花的所有权) 从我这儿移动到她那儿去了。我们又可以发现这儿有移动事物的〈起点〉和〈终点〉的对立并存现象，同时也有〈出现〉和〈消失〉的对立并存现象。“我送给她一束鲜花”，“我”是〈起点〉，“她”是〈终点〉，她手里“出现”了鲜花的那一瞬间，我这儿就“消失”了一束鲜花。我们可以同样类推表示〈夺取〉的例子(9-2)“我拿了她一支铅笔”。这个例句所描写的情况也一样，“我”是事物“铅笔”所移动的〈终点〉，对“我”来讲表示〈出现〉即“我这儿多了一支铅笔”；“她”是事物移动的〈起点〉，对“她”来讲表示〈消失〉即“她那儿少了一支铅笔”。张伯江先生 (1999) 说过：“双及物结构式的句式语义是有意的给予性转移”，我们同意张先生这个看法，只是有一点我们不太能接受，他说表示〈夺取〉的那一类是从这个句式语义通过转喻而得到的用法，〈夺取〉也是一种〈给予〉，是向对方“给予损失”。我们认为这个看法有点牵强，说服力不够大。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里有那么多双指向性的语法现象，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把双宾语句也放在这一类里头了，而且我们相信这才是一个贯串汉语语法特点的比较合理的看法。

2. 1. 7 非典型隐现句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隐现句和双宾语句这样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联系两种句式之间居然有潜在 (covert) 的共性，那就是〈出现〉和〈消失〉的并存以及转换现象。现在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两种句式的异同：这两个句式里宾语名词N2都是带数量定语的名词性词组，N2表示〈出现〉或〈消失〉的移动事物，这就是两个句式的共性。所不同的是N1的性质：隐现句的N1是处所名词而不是指人名词，双宾语句的N1是指人名词而不是处所名词。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如果这两个句式之间有内在联系的话，理论上可以存在两者的混合体。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告诉我们果然有这两个句式的混合体，分别可以叫做“非典型隐现句”和“非典型双宾语句”。

下面我们先看一下“非典型隐现句”。典型的隐现句N1是处所名词，非典型的隐现句N1是非处所名词，例如：

句式：N1非处+V + 数量词+N2。

10-1： 他 跑了一身 汗。 {痕迹的〈出现〉} = N1代表〈终点〉

10-2： 他 瞎了一只 眼睛。 {功能的〈消失〉} = N1代表〈起点〉

例 (10-1) 表示某种事物及其痕迹的〈出现〉，这类例句还有：“她吓了一身冷汗”“他挤了一身脏东西”“大衣被火星烧了几个窟窿”“衣服让树枝刮了个口子”等等。例 (10-2) 表示某种事物及其功能的〈消失〉，这类例句还有：“他掉了一颗牙”“他跑丢了一双鞋”“衣服掉了一个扣子”“工厂塌了一堵围墙”等等。

2. 1. 8 非典型双宾语句¹⁰⁾

还有一类混合体句式是“非典型双宾语句”。典型的双宾语句N1是指人名词，非典型的双宾语句N1是非人的处所名词，例如：

10) 关于非典型双宾语句，参看沈阳1994。

句式；N0+V+N1处所+数量词+N2。

11-1：他 挂了 墙上 一幅 山水画儿。 {〈出现〉→存在} =N1代表〈终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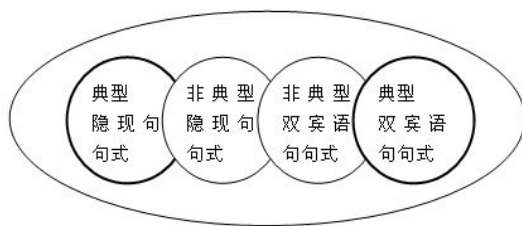
11-2：他 割了 地里 一畦 韭菜。 {存在→〈消失〉} =N2代表〈起点〉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动词“挂”和“割”原来都不是3价动词，是一般的2价及物动词，但是这两个动词可以在非典型双宾语句式中充当3价动词来临时运用。我们认为这种随机应变的临时活用是句式的压力（structural pressure）强加给动词而产生的边缘现象。

俗话说“物极必反”，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发现非典型双宾语句的后面隐藏着很典型的隐现句，比如说例(11-1)“他挂了墙上—幅山水画儿”蕴含着表示〈出现〉的典型隐现句“墙上挂了（挂着）—幅山水画儿”；例(11-2)“他割了地里—畦韭菜”蕴含着表示〈消失〉的典型隐现句“地里少了一畦韭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描绘出这样的概念图式：隐现句和双宾语句这两个句式做为两个原型（prototype），各自在左右两边的顶端，它们中间有两个非典型的句式。这好比说是一个椭圆形有两个中心点，其中间不是断决的空白而是一个连续统（continuum）。

[图 9]



	典型隐现句式	非典型隐现句式	非典型双宾语句式	典型双宾语句式
N1	处所名词	非处所名词	处所名词	非处所名词
N2	事物名词	事物名词	事物名词	事物名词
句式 语义	〈事物的出现〉和 〈事物的消失〉	〈痕迹的出现〉和 〈功能的消失〉	〈出现→存在〉和 〈存在→消失〉	〈事物的给予〉和 〈事物的夺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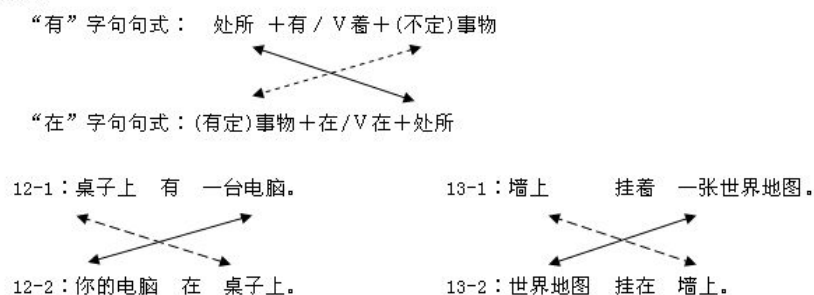
2. 2 “一个event两个form”

上面我们已观察了从词到句式某一个语言形式对应两个相反的事物或事件的情况。下面我们换个角度再看一下另外一个情形，那就是“一个event两个form”，即一个事件同时可以由两个相反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这样一类有趣的语法现象。

2. 2. 1 “有”字句和“在”字句

为了表示某一个物体的存在，现代汉语起码有两个基本句式可以选择：一个是“有”字句句式，还有一个是“在”字句句式。为了更进一步详细地描写物体所存在的方式，中心动词“有”和“在”分别都可以扩展为“V着”和“V在”等述补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句式里，句中两个名词的排列顺序正好成为相反的关系，好像是照了镜子一样的相反。

[图 10]



2. 2. 2 “把”字句和“被”字句

为了描写及物性 (transitivity) 较高的动态事件 (dynamic event)，现代汉语起码有三个句式可以选择：一个是最基本的主动宾句式，例如“我弟弟骑走了我的自行车。”另外，对于这个事件，我们还可以从两个相反的角度来描写，一个是“把”字句，另一个是“被”字句。例如：

14-0: 我弟弟 骑走了 我的自行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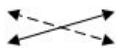
14-1: 我弟弟 把 我的自行车 骑走了。

14-2: 我的自行车 被 我弟弟 骑走了。

语法范畴“voice”，本文管它叫做“语态”。顾名思义，voice本来就是“声音”的意思，也就是说“用谁的声音来说话”的意思。语言表述的层面上，voice就是“从谁的角度或立场来描写这个事件”这么一个语法范畴。那么我们可以说，“把”字句和“被”字句之间有语态变换 (voice change) 的互动关系：“把”字句是从施事 (agent) 的角度来描写动态事件的语态，换言之，“把”字句就是从动态事件的〈起点〉的角度来描述该事件的一个语法方略 (strategy)；与此相反，“被”字句是从受事 (patient) 的角度来描写事件的语态，换言之，“被”字句就是从动态事件的〈终点〉的角度来描述该事件的一个语法方略。

[图 11]

“把”字句句式：施事 + 把 + 受事 + VR。：{施事} 主题句 = 〈起点〉指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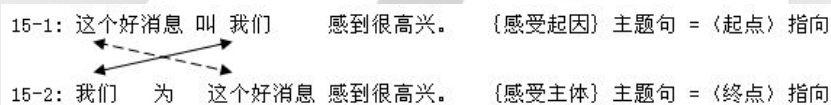


“被”字句句式：受事 + 被 + 施事 + VR。：{受事} 主题句 = 〈终点〉指向

正如图所述，“把”字句和“被”字句这两种表语态的句式，它们的句中名词所出现的顺序正好相反，“把”字句是先说施事后说受事，而“被”字句是先说受事后说施事，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event两个form”的表现。同时，更重要的语法特点是，这两个语态的变换并不引起谓语动词的任何变化。如果是其他外语的话，语态变换的操作不仅需要句中名词的位置变化还一定需要谓语动词的形态变化。汉语因为有这么两个能分辨语态的介词“把”和“被”，所以只需要句中两个名词的语序转换，根本不需要谓语动词的形态变化，这应该说是汉语语法的另一个很重要的语法特点。当然，非典型的“把”字句和“被”字句之间没有这么整齐的转换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参考张伯江先生2001年的文章《被字句和把字句的对称与不对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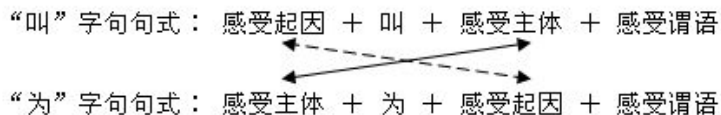
2. 2. 3 “叫”字句和“为”字句¹¹⁾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静态事件 (static event) 的语态转换。所谓的静态事件本来应该有很多，上文已经看到表示存在的“有”字句和“在”字句，这也可以算作是一个静态事件的语态变换。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人们心里的“喜怒哀乐”等感受或感觉的表述问题，比如说“高兴”、“害怕”、“可怕”、“好吃”、“难过”等人们各自在内心所感到的心理经验 (private experience) 及其语言形式。为了描述这种人们的心理感受和生理感觉，现代汉语为我们备用两个语态句式可以选择：一个是用介词“叫、让、使、令”等的使动态句式，例如 (15-1) “这个好消息叫我们感到很高兴”，这是从〈感受起因〉 (及感受事件的〈起点〉) 的角度来描写人的心理感受的句子；还有一个是用介词“为”的一种被动态句式，例如(15-2)“我们为这个好消息感到很高兴”，这是从〈感受主体〉 (及感受事件的〈终点〉) 的立场来描写人的心理感受的句子。



如上图所表示，“叫”字句和“为”字句分别代表两个语态，而且这两个语态的转换只引起句中名词的语序变换，并不引起谓语动词“感到很高兴”的形态变化。这个语态变换的特点正和上面看到的动态谓语句“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情形是一样的，应该说是汉语语法的一贯性特点。

[图 12]



最后我们离开句法看一下词法。尤其让人感到有意思的是感受谓语句的“减价现象”。减价现象指的是谓语动词或一个句式的配价数目的减少现象。下面是示意图，

11) 关于感受谓语句的语态转换，参看古川裕2003a和2003b。

箭头左边是2价的基本句式，箭头右边是经过减价操作以后的1价句式。

“为”字句的减价操作比较简单，只要把介词“为”及其宾语一块去掉即可，这是主体主语句的无标性表现。

〈基本句式 (2价)〉	⇒	〈减价句式 (1价)〉
感受主体+“为”+感受起因+感受谓语	⇒	感受主体 + 感受谓语
16 他 为 自己 感到羞耻。	→	他 感到羞耻。
17 老韩 为 妻子的通情达理 十分感动。	→	老韩 十分感动。
18 刘四爷 为 女儿的丑闻 大发脾气。	→	刘四爷 大发脾气。

值得注意的是“叫”字句的减价现象。“叫”字句的主语是〈感受起因〉，即人们在心里发生某种感受的起因，自然是属于〈起点〉范畴里的一个概念。当此〈感受起因〉充当主语的时候，汉语的基本句式要采用使动态句式。有意思的是，英语表达人们的心理感受时爱用被动态，也就是说，英语还是以人为主的倾向占主流的语言，总喜欢从人（感受主体）的角度来描述事件。比如：

(19) He is pleased with his new job. (他对新工作很满意)

(20) I'm not so interested in chess. (我对下棋不怎么感兴趣)

(21) She was distressed by her mother's illness. (她为她母亲的病感到很苦恼)

我们凭直觉还可以感觉到这类使动态和一般的使动态（例如“李老师叫小张念课文”“妈妈让我去买菜”等）有所不同。比如，感受谓语使动态的介词，除了“叫”和“让”以外，还可以用“使”和“令”等书面语色彩较浓的介词，而且介词所带的宾语不是开放的类，常见的只有几个，如“我、我们、他”等几个人称代词，最常见的是“人”。介词加“人”字后面往往要带上双音节的感受谓语，结果会形成音律上非常稳定的四音节凝固形式，比如：

“叫人喜欢、叫人难忘、叫人不安、叫人恶心、叫人烦恼、叫人难过、叫人向往、

叫人迷恋”“令人陶醉、令人满意、令人不安、令人羡慕、令人骄傲、令人高兴、令人关注、令人尴尬”等等。此外，感受谓语使动态还可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一般的使动态却不行，比如我们可以说“这种腐败现象真叫人生气”，而我们不能说“*妈妈真叫我去买菜”。还有一个特点是牵涉到句式减价的问题，那就是感受谓语使动态经过减价操作后可以派生出一系列的形容词来，请看如下示意图：

〈基本句式 (2价)〉	⇒	〈减价句式 (1价)〉
<u>感受起因+“叫”+感受主体+感受谓语</u>	⇒	<u>感受起因 + 感受谓语</u>
22 这样的事 真叫 人 生气。	→	这样的事 真气人。
23 刚才的声音 使 人 感到很害怕。	→	刚才的声音 很怕人。
24 自然灾害 让 人 感到很害怕。	→	自然灾害 很可怕。

这类由感受谓语使动态派生出来的形容词可以分为两大类：[可V]型和[V人]型。由感受动词通过派生而词汇化的感受形容词有如下不少具体的例子：

[V人]型：气人（叫人生气）、怕人、动人、惊人、吓人、迷人、累人、醉人、恼人、宜人、烫人等。

[可V]型：可气（叫人生气）、可怕、可恶、可耻、可佩、可憎、可怜、可疑、可惜、可笑、可喜等。

感受谓语使动态是属于句法平面的语法现象，而“气人、怕人、可怕”等派生式形容词是属于词法平面的形式，这两个层面不同的语言形式通过配价数目的增减变化互相联接并互相控制。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现代汉语句法和词法之间的界面或说接口（interface），通过这个接口，现代汉语的句法和词法保持着紧密的互动关系（interaction relation）。

下面有一对例句，这两个例句只有一个字不同而已，其实说的意思完全相反。这是为什么？

25-1：我太太 特别 害怕。

25-2：我太太 特别 可怕。

不同之处就在于主语名词“我太太”的语义角色。例(25-1)“我太太特别害怕”的话,这个“我太太”是〈感受主体〉,她可能害怕什么鬼怪的东西或事情,比如害怕老虎、害怕自然灾害等。例(25-2)“我太太特别可怕”就不一样了,这个“我太太”的语义角色是〈感受起因〉,谓语“可怕”是使动态“使人感到很害怕”的词汇化形式,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等于说是“我太太使人(使我)感到很害怕”,可以说是妻管严丈夫的自我表态。

3. 总结

(1) 语言的结构是人的认知结构(认识和感知,即经验结构)的模型。反过来说,语言形式的某种特点可以看做是相应的认知结构特点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人们认知外界事物的看法直接促动并控制相应的语言形式。凹凸转换现象就是人对外界事物的认知反应的最基本而且很具体的表现之一。

(2) 现代汉语语言事实中有一系列的凹凸转换现象,正好可以用来证明这一假设。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凹和凸并不是以等价对立的,人倾向于重视凸的一面,即重视〈终点〉。这是因为人们面对一个事件的“起承转合”,一般倾向于重视其〈结果〉,而相对轻视其〈起因〉的缘故。因此,在那些有双指向性的语言形式上,〈终点〉指向的用法是无标的优先解释,而〈起点〉指向的用法属于有标的特殊用法。¹²⁾

12) 关于双指向性的不对称性,参看古川裕2002。

《参考文献》

- 古川裕1997《谈现象句与双宾语句的认知特点》，《汉语学习》第1期。（又收于邢福义主编《汉语法面面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年。）
- 古川裕2000a《有关“为”类词的认知解释》，《语法研究和探索(十)》，商务印书馆。
- 古川裕2000b《“跟”字的语义指向及其认知解释》，《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古川裕2000c「海外言語学の最新情報・認知言語学による中国語研究の新展開」，《『言語』vol.29-5、大修馆书店。
- 古川裕2001《外界事物の“显眼性”与句中名词の“有标性”》，《当代语言学》第4期。
- 古川裕2002《〈起点〉指向和〈终点〉指向的不对称性及其认知解释》，《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又收于徐烈炯、邵敬敏主编《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拓展（一）》，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 古川裕2003a《现代汉语感受谓语句的句法特点——“叫/让/使/令”字句和“为”字句之间的语态变换一》，《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古川裕2003b《词法和句法之间的互动及其接口——以“可怕/怕人”和“好吃/难吃”等句法词为例一》，《现代中国语研究》总第5期，朋友书店，日本京都。
- 古川裕2005《“怕”类词的句法功能及其扩展机制——“怕”、“害怕”、“可怕”、“可怕”、“恐怕”、“怕是”等词语的内在联系》，邵敬敏、陆镜光主编《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拓展（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 顾 阳1998《双宾语结构》，徐烈炯主编《共性和个性：汉语语言学中的争议》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顾 阳2000《试论汉语双宾语结构的语义和句法特征》，《语法研究和探索(十)》商务印书馆。
- 江蓝生1999《汉语使役与被动兼用探源》，《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
- 蒋绍愚1985《从“反训”看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蒋绍愚1999《“抽象原则”和“临摹原则”在汉语语法史中的体现》，《古汉语研究》第4期。
- 蒋绍愚2000《内动、外动和使动》，《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刘丹青2001《汉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类型学考察》，《中国语文》第5期。
- 卢 建2003，《影响予夺不明双宾语句语义理解的因素》，《中国语文》第5期。
- 陆俭明1988《现代汉语中数量词的作用》，《语法研究和探索（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 陆俭明2002《再谈“吃了他三个苹果”一类结构的性质》，《中国语文》第4期。
- 吕叔相1984《语言里的不对称现象》，《语文杂记》（三十六）上海教育出版社。

马庆株1983《现代汉语的双宾语构造》，《语言学论丛（十）》商务印书馆。

沈家煊1995《“有界”与“无界”》，《中国语文》第5期。

沈家煊1999a《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

沈家煊1999b《“在”字句和“给”字句》，《中国语文》第2期。

沈 阳1994《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谭景春1996《一种表破损义的隐现句》，《中国语文》第6期。

张伯江1999《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中国语文》第3期。

张伯江2001《被字句和把字句的对称与不对称》，《中国语文》第6期。

张伯江2002《施事角色的语用属性》，《中国语文》第6期。

张伯江2006《关于“索取类双宾语”》，《语言学论丛》第33辑，商务印书馆。

张国宪2001《制约夺事成分句位实现的语义因素》，《中国语文》第6期。

张国宪、周有光1997《索取动词的配价研究》，《汉语学习》第2期。

郑运汉1997论词内反义对立，《中国语文》第5期。

朱德熙1962句法结构，《中国语文》8/9月号。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ngacker, Ronald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gacker, Ronald W. 1990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The Cognitive Basis of Grammar*.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Langacker, Ronald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2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gacker, Ronald W. 1997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Taylor, John R. 2002 *Cognitive Gramm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John R. 2003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raugott, E.C.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D. Stein & S. Wright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英文提要》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some syntactic problems about Mandarin syntax from cognitive linguistic points of view. These problems are discussed: (1) Double semantic orientation of the functional words like WEI, GEN and the verbs like XIA, CHU (2) Double semantic phenomena like JIAO/RANG sentence patterns and Double Objective sentence patterns etc.;(3) Existential sentence patterns with main verbs as YOU and ZAI; (4) Emotional sentence patterns with prepositions like WEI and JIAO and so on.

keywords : : Cognitive Linguistics ,Applicative values ,Mandarin Syntax Teaching

K C I